

語文教育通訊

第 十九 期

專 論

教學園地

寫字園地

兒童文學

現代文學

附 錄

一部關懷人間世的診斷書

——我看《從聽診器的那端》

輔英技術學院

方靜娟

一、作者簡介

江自得（一九四八～ ），台灣台中人。高雄醫學院畢業，現任台中榮民總醫院胸腔科主任、「台杏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求學時期參加「阿米巴詩社」，開始接觸並創作新詩，一九八九年加入「笠」詩社，一九九一年與鄭炯明、曾貴海等人創辦《文學台灣》雜誌。曾獲一九九二年吳濁流文學獎新詩佳作獎、一九九四年陳秀喜詩獎。著有《那天，我輕輕觸著了妳的傷口》、《故鄉的太陽》、《從聽診器的那端》等詩集。

身爲一個醫生，他一方面扮演救世濟人的角色；一面從事文學創作。在白色的病房、嗆鼻的藥水味中，以他悲憫的心，冷靜的同到處游竄的病魔奮戰；夜深人靜時，心情得以沈澱，將一天所得的衝擊與觸動，以文字發洩出來，或許，激動的心靈可藉此得到舒緩，正如他自己所說：「詩，終於成爲我闡釋世界以及與生命對話的最佳形式。」（註一）

在醫院裡，整天面對生老病死，他可以看到人性最赤裸裸、毫無掩飾的一面，因此在詩作中，他寫下了對生命無常的感慨與無奈，真實報導了生與死之間的人性掙扎。身爲醫生，他也以他手中的聽診器，仔細的爲這個社會、這片土地、整個族群診斷，一一的釐析出病因，爲這個社會、土地、族群，投注他最大的關懷。他說：「現實社會與自我都是我寫作時所關注的對象。」（註二）

「愛」與「創造」是他的人生哲學：「對於成爲意識之對象的『世界』，我願付之以愛；對於成爲意識之對象的『自我』，我願富之以創造。」（註三）因爲「愛」，所以他尊重生命、關懷社會；因爲「創造」，所以驅動他源源不絕的生命力；因爲「愛」與「創造」，所以他在忙碌之餘，接任了「台杏文教基金會」，創辦了《文學台灣》雜誌，也寫下一首又一首的詩作，爲台灣醫學界、文學界，以及這塊土地，竭盡他所有的心力。

二、寫作主題

《從聽診器的那端》一書中的詩作，大致上收集了江自得醫生自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五年的作品（註四），全書共分為四輯：「從聽診器的那端」、「癌症病房」、「點滴液的哲學」、「患傷風的孩子」，共收錄了四十六首詩。

乍看之下，書中的詩作題目大都是病理分析的詞彙，因此單從題目上來看，直覺的，讀者會認為這是一本醫生的診斷處方箋集，或許更會認為詩作內容應該是艱澀、冰冷的醫學報告、病狀解析；待深入研讀，讀者將會發現作者不過是借用這些詞彙及症狀作為標題，實際上這些作品所關照的層面相當廣泛，不僅是站在醫生的專業立場去描寫人類的疾病苦痛，也深刻的剖析了人性、表現了世間的紛亂、社會文明極度發展後的人際疏離，也批判、嘲諷了國家政治的現狀等，以身為一個醫生的立場，他戴上了他的聽診器，發揮了他醫者的天性及本分，為他所愛的族群、所居住的土地，寫下了四十六張的診斷書。

這四十六張診斷書的內容約略可歸納為以下幾類：

（一）描寫人類的疾病苦痛

由於職業上的關係，作者每天直接接觸、面對的儘是病患，他看到了在病魔折磨下人類的掙扎及卑微，一如〈死、細菌、抗生素〉詩中所呈現：

這是一齣演不下去的老戲
野蕩的風在肺內隨意流竄／無情的細菌
在生命的盡頭四處追擊／抗生素從血管緩緩注入／微弱的心音時
斷時續／哀傷的夕陽在白晝的底邊燃燒／黑漆漆的鄉愁在遙遠的
天際流浪／深夜靜寂的街道／幌蕩著／閃亮的白骨

在醫院裡，生命的來來去去十分的頻繁，日復一日，病人同樣的病症、家屬不變的焦慮、醫生們重覆的診療過程，像「一齣演不下去的老戲」，在細菌的肆虐下，生命何其微弱，人的力量何其渺小！另如〈年輪〉：

那人橫躺在手術檯上／那人是株被鋸斷的樹／一種被麻醉之後的
宰割／連想喊痛都喊不出聲／而年輪扭曲著／在絞痛之下擠出滲
血的淚滴／年輪之外，仍是一些／血的日子／無風的日子／橫著
滿臉皺紋的日子

在疾病傷痛的摧殘下，病人在手術檯上交出了自己，被麻醉後的軀體，無能為力的任人「宰割」，只是手術後，所面對的仍是封閉的病房，以及傷口緩緩復原的漫長等待。

也許你的八字撐不起／命運的重量／來不及見到風景／這世界便已對你關閉／僅僅五個月的生命／你模糊的臉忽隱忽現／不知此後你往何處去／只見你留下一句／淡淡的抒情／有女人哀傷的哭泣聲／淒淒流過～〈流產〉

人們不喜歡走入醫院，因為醫院似乎與苦痛、折磨劃上等號，充滿了灰暗哀傷的氣氛；唯有在新生房裡，人們可以感受迎接生命的喜悅，醫生或可以藉此沖淡送走生命的無奈。但年僅五個月的生命，還來不及享受世界的繽紛，便已被扼殺！〈流產〉一詩，寫出了詩人對生命無常的感嘆。

他如〈老年癡呆症〉、〈休克〉、〈癌症病房〉、〈你安睡在加護病房裡〉等詩，透過對病症的敘述或是病患生命結束前的回憶，讓讀者體會到病患的無助，讓讀者驚覺到自詡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在肉眼都看不到的微小病菌、病毒之前，竟是脆弱得如此不堪一擊！

（二）身為醫生的無力感

「醫生」-醫治生命，這是人們給予這個行業的稱呼，也代表了人們對於這個行業的期許，在接受了多年的醫學訓練後，醫生走入臨床，目的就在於運用所學救治生命，當他在用盡所能之後，卻仍挽回病患的性命時，面對家人的眼淚、病人日益消逝的生命力時，醫生---也只有無奈。如〈實習醫師手記〉透過一位醫學生、實習醫生的立場，思索著生命死亡的無奈，以乃身為醫生在面對疾病挫折時的無力感。而〈點滴液的哲學〉更直接點出詩人對於生與死界線的疑惑：

那個患癌症而瀕死的少女／仍吊著一瓶瓶點滴液／行醫二十年的我仍參不透／非如此治療不可的道理／或許是為了不讓／稀釋在點滴液裡的親人的眼淚／從這世界中迅速乾涸吧／或許是為了不讓……那個滿載臨終關懷的少女／仍吊著一瓶瓶的點滴液／行醫二十年的我仍苦苦思量／點滴液的哲學

一個原本可以有著璀璨未來的少女，在疾病的摧殘下，生命已到終點，而在家人的不捨及醫生的道德感的堅持之下，與生命做一場沒有勝算的拔河比賽，只能眼見少女的生命隨著一瓶瓶的點滴液般，一點一滴的消逝，醫生無能「醫生」的無力感，充斥在整首詩中。

（三）陳述人世間的紛亂及疏離現象

隨著文明的發展，人心的慾望愈漲愈高，人世間顯得紛擾不堪，〈從聽診器的那端〉一詩中，便藉著診斷一位愛滋病患的病症，寫出病人對自身存在產生的虛無感，並由此述及國際間不斷的政變、戰爭；〈喘息〉更指出不斷的慘烈的戰爭及人類對美麗大地的污染，造成處處充滿綿綿不絕的喘息聲，以致於「半夜裡／一個聽覺細胞頻頻哀叫／因為收聽過量的喘息聲而急速膨漲／而窒息」，人類不斷膨漲的野心及慾望，使這個世界充斥著混亂、瀰漫著不安，生存在這樣的世間裡，人們終於「進退失據」，以致於虛無、冷漠、疏離，一如〈活著〉一詩中所言：

老是把生命的傷口／塗上一層厚厚的謊言／活著／只是為了不死亡／像一段自嘲多餘的盲腸／老是對著記憶的缺口／開幾個無聊的玩笑／活著／只是為了感知一股由頸椎直透腳底的痛／可以宣稱：「我還有明天」／那麼就乾脆把短暫的一生／切割成幾個病／就必須為了最終的死亡／而生病，而活著

人必須靠著謊言來維持生命，爲了死亡而活著，這種虛無、毫無目的的人生，卻是最現實的人生現狀。

文明的高度發展，原本是爲了人類的福祉，但如今的現象竟是造成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疏離，就像〈試管嬰兒〉所呈現的內容，人類生命的延續不再是因爲愛情：「讓我們把愛種入試管／時常取出來用顯微鏡觀察／愛／是否仍在繼續成長」，人類的愛情結晶可以靠冰冷的試管來培養，人際之間的關係如此疏離，而這就是我們所生活著的社會。

（四）刻畫人性的黑暗面

人性善與惡，自古以來沒有一個定論，只是隨著文明的進步、人口的增加、土地、資源的減少，人性的黑暗面似蠢蠢欲動、蓄勢待發。在〈從聽診器的那端〉詩中提到造成世局動盪不安的主要原因來自於「人

類的偏狹」、「無盡的慾望」、「好勇鬥狠的習性」；〈寒顫〉中則深刻的描繪出自我的掙扎：「我知道，經常／意識與潛意識／在我的腦迴進行激烈的巷戰／良知與慾望／在我亢奮的神經末梢死命拔河」，良知與慾望的這場拔河，隨著時間、環境的改變，良知往往會敗下陣來，漸漸淹沒於慾望之中，如同〈痛---記某患絕症的島民〉

當年／母親生下我／痛／便經由臍帶輸入我體內／斷奶後／吸吮母親的口慾日漸消退／痛／卻逐日滋長成各種慾望／成長中，已全然忘卻母親的／產痛／曾在我生命裡發芽／被宣告患癌症的一刻／我竟然確切地觸摸到／這痛／已不知不覺長大成一個／悲慘的命運

人類誕生的那一刻，哭著來到這個世界，或許是因為他感受到母親的苦難；或許是因為他感恩；但隨著年紀、身體的成長，誕生時的良善已被慾望取代，人心也愈來愈褊狹：

心臟在宇宙中規律地跳動／收縮時體積三百西西／舒張時四百西西／一縮一張之間／宇宙的空間增減了一百西西／於是，我們可推論如下／宇宙的大小恒與心臟的大小成反比／從你出生到老／心事愈積愈重／心機愈沈愈深／心臟愈張愈大／宇宙愈變愈小／而死亡的瞬間／心靜止 一切靜止／宇宙 便突然／放大起來了～〈心跳〉

人，終其一生，心胸愈來愈狹隘，心機卻愈來愈深，唯有生命結束的那一刻，人心才會停止計較，停止爭鬥，因為無力、也無法再計較、再爭鬥了。

（五）批判、嘲諷國家現狀及政治局勢

詩人以其身為醫生的角度，憑藉著一付既冰冷又熾熱的聽診器，為現今的國家局勢的外在病狀加以診斷，在〈咳嗽〉一詩中，詩人認為當前黎民百姓終日惶惶---「喔！日夜漂流的你／在死滅的土地／在污濁的街道／在核爆的陰影／在權勢的網結／在物慾的洪流中」；而在〈發燒〉及〈腹瀉〉兩首詩裡，詩人也嘲諷、批判了一些政客心態。另外，從〈骨折〉文字的敘述中，更述及過去、現在，甚至將來即將發生的政治亂象：

的愛心來關懷不幸的世界。」而從與江自得醫生的訪談中，江醫生認為文字應關懷現實，他認為：「身為一個文學創作者，對社會應當付出關心，主動去發現社會的問題，並將它表現出來。」正因為他主張關懷現實而且注重本土意識，因此他的詩作所呈現出來的風格一直保持著「樸素、平穩、親切」的平實風格，有別於六〇年流行的現代派晦澀難懂的詩風，文字力求簡單、淺白、易懂，也因此，詩作中平鋪直敘的白描筆法的作品佔大多數。

不過，為了更深刻的表現詩的意境，江醫生仍不能免俗的採用了一些文學技巧，以下即針對詩集中文學技巧的運用，予以討論：

（一）諷刺筆觸的運用

描寫現實的社會景況，如實的呈現事實固是一法，但總容易流於義憤填膺式的發洩，此時若是能靈活的運用諷刺的筆觸，將具有畫龍點睛之妙。一如《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他舞弄著一技巧筆，冷靜而客觀的描繪出科舉制度下的人生百態，成為文學史上的諷刺小說典範。《從聽診器的那端》一書中，亦產生了不少諷刺意味甚濃的佳作。如〈心跳〉一詩便以心臟跳動的醫學數據詮釋了人性，隨著年紀的增長，人性愈來愈自私，以至於所擁有的空間也愈來愈狹隘，唯有當死亡的瞬間，心臟停止跳動，人心也才會停止勾心鬥角，自我（已經沒有生命的自我）所擁有的空間才會突然放大。

〈盲〉中提到：

我害怕愛／因為在黑暗的世界裡／陽光與天空是黑色的／花與笑容是黑色的／所謂人性的光輝也是／黑色的／我害怕思想／因為在黑暗的世界裡／我是最透明的人……

盲人看不世間的一切，因此世界上的一切對他來說都是黑色的，但人性是不能「看到」的，而是須用「心」去感受的，盲人卻覺得它仍是黑色的，人們在明眼人面前辛辛苦苦所戴上的虛偽面具，竟讓雙眼看不見的盲人一眼看穿，豈不諷刺！因此詩人代盲人說出心中深層的悲哀，他害怕思想，只因為在失明的雙眼背後，他有著一顆最澄澈的心靈。

〈試管嬰兒〉則以冰冷的試管所培育的竟人類愛情的結晶，以諷刺人際關係的疏離；〈活著〉則是以活著只是「為了最終的死亡」諷刺那

些漫無目標的人們；〈腹瀉〉則寫出了平日自詡爲「公平正義清廉無私」的政客，他們那些冠冕堂皇的語言，不過是污穢不堪的廢物……。

詩人以諷刺的筆觸赤裸裸的描繪出人性的卑劣面、社會的黑暗面以及紛亂現狀，將他對這個社會、族群的關心，化爲真實的文字，在平實、凝煉的詩句中，期盼能喚醒同胞們對這塊島嶼的關心。

（二）意象的經營

江自得醫生雖然強調真正的好詩不在於詩的形式，而在於詩的內容；但詩的特色就在於語言的精鍊，因此適度意象技巧的經營，反而更能擴張詩作內容的彈性及深度。由於身爲醫生，經常對死亡，因此在《從聽診器的那端》一書中，描述了許多關於死亡的意象，如〈癌症病房〉：

白色的牆，白色的床單／背後是無限的空白／小小的茶几上／一個憂鬱的蘋果／夢中故鄉冬日的街道／……房內四處紛飛著／白骨的意象／乾燥了的笑容／在靜寂的冬夜碎裂／黎明的微雨中浮現／一株野菊

以空洞的病房意象，映襯了罹患癌症病患心情的絕望及無助，而白色的病房、冬日的街道、靜寂的冬夜，襯托了紛飛的白骨意象，更營造出一片死亡的氛圍；乾燥了的笑容、一株野菊，帶出病患的最後歸宿——長眠於墓穴之中。整首詩從開始至結束，大量使用意象來突顯瀕臨死亡及死亡的氣氛，非但不顯艱澀難懂，反而加深了詩的深度，且更能感染讀者。

另如〈年輪〉，以被鋸斷的樹木來象徵被麻醉的病患，意象凸出，因爲二者都是「連想喊痛都喊不出聲」，如此的聯想，十分貼切。

〈死、細菌、抗生素〉中提到：「哀傷的夕陽在白晝的底邊燃燒／黑漆漆的鄉愁在遙遠的天際流浪／深夜靜寂的街道／幌蕩著／閃亮的白骨」哀傷的夕陽、黑漆漆的鄉愁、深夜靜寂的街道，已營造出一股死氣森然、淒冷的意象，而末尾「閃亮的白骨」，更呼應了題目的「死」。另外在〈老年癡呆症〉、〈休克〉、〈故鄉是沒有天空的——位患肺癌的單身老兵之死〉等詩中，不約而同的以「黃昏」來象徵生命即將駛入終點。而在〈實習醫師手記〉一詩中，也運用了不少的死亡意象：

穿著白衣走向醫院／默忖自己那沈重的足音／與醫院的白色之間
／有多大距離／如果有悲嚎聲自樓頂墜下／我應以怎樣的姿勢接
住……持一把黑色的傘／走上石階／水滴自傘的邊緣／痛苦地流
下／宛如那個剛死了孩子的／母親／之淚眼……

以白色的醫院與黑色的傘互為對比，寫出初次面對不斷的病人死亡的震驚與衝擊；「如果有悲嚎聲自樓頂墜下／我應以怎樣的姿勢接住」則是以聲音的意象表達了家屬面對死亡的悲悽以及醫生面對死亡時的無措。

這些死亡意象的營造，曲折的道出了死亡的蒼涼及淒冷，比種方式較之直接描繪死亡的景象，意境更遠，所蘊涵的哀傷也更深沈。

四、結論---一部關懷人間世的診斷書

因為對這片土地、及土地上的人群有無限的理想與強烈的使命感，因此《從聽診器的的那端》，詩人聽到了了生命的苦痛，聽出了社會、國家的病症，聽到了人性的自私、卑微及脆弱，也接收到了死亡的訊息（註五）；但這些苦痛及死亡的敘述，並非代表詩人對生命的看法悲觀、消極，他只是把“死亡”當作是人生的必然性，因為唯有了解死亡、面對死亡，人類才能超脫死亡。並藉由對自己所居住的社會進行全面性的觀察、診斷，才能明白病源所在，也才能對症下藥。因^此，基於對當前社會的關心，他寫下了《從聽診器的那端》，為現今生病的社會作了一次徹底的診斷及剖析。

附註

- 一、見《故鄉的太陽》（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民國八十一年六月），頁150。
- 二、同註一。
- 三、同註一，頁126。
- 四、其中有四首為早期作品，分別是〈年輪〉（一九七〇年十月）、〈患傷風的孩子〉（一九六八年十月）、〈癌症〉（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實習醫生手記〉（一九七一年初稿、一九八四年定稿）。
- 五、參〈從聽診器的那端〉一詩：「……從聽診器的那端／我在你生命的底層細細傾聽／依稀聽到你DNA傳來的死亡密碼／緊扣住遠方世界爭執的聲音」。